勸人絕招

易水寒

人生在線

南京燕子磯乃一險地，懸崖絕壁下便是滾滾長江水。很多對生活無望的人，選擇在這裡走向人生盡頭。據說，燕子磯休息亭和磯頭曾各立一塊牌子。一塊牌子上寫三個大字「想一想」，下面幾行小字：「人生為一大事來，應當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強，有國當救，有民當愛，豈可輕死！」另一塊也是三個大字：「死不得」，下面幾行小字是：「死要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你與其為個人的事投江而死，何不從事鄉村教育，為中國三萬萬四千萬農民努力而死好呢？」據說，這是教育家陶行知的手筆，因爲親見年輕人自殺於此地，故立牌以警世人。也是據說，木牌樹立以後，自殺率果然降低，看來還是有些效果。

今天「想一想死不得」被合到了一塊石碑上，依然立在燕子磯頭。我想知道的是，這幾個字到底還有多少實用價值？有幾個人會因爲這幾個字掉頭回家，開始新生活？再具體一點，在人情世情已經天翻地覆的今天，如何勸住一個企圖自殺的人？

起碼，跟他講「有國當救，有民當愛」，「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類，似乎過時。我連自己的生活都搞不定，談何救國救民？再說，本來也沒打算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生活都讓我焦頭爛額了！

那就換一種方式。

有人說，可以採取激將法，以毒攻毒，告訴他趕緊死了拉倒，沒準兒一盆冷水澆頭，他就醒過來了。有人說，以情動心，告訴他還有老爹老媽等他供養，他要死了，老人怎麼辦？有人說，用比較法。相聲裡講，有個人要去自殺，回頭一看，「捧哏的人那個熊樣，還活得好好的，我死啥呀！」你就告訴自殺者，別人比你更慘，讓他心理獲得平衡。

我想了想，這些對策用處好像不大。他要是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去死，哪裡還會在乎父母和外人的感受。所以，在陶行知之後，沒有一種通用的東西可以打動那些人，想讓他停住腳步，倒不如直接投下一枚心靈震撼彈，譬如可以在他身後大喊：「哥們，你中了五百萬，下午去領獎啊！」現在大多數人的核心利益是「錢」，聽到此話，十個有八個會蹦着高去領獎。

但這一招也有局限性。有些自殺者不差錢，千萬富翁沒有自殺的嗎？肯定有。所以還得對症下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很佩服那些談判專家，他們面對尋死覓活的人，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根據具體訴求提出具體對策，抽掉其支撐自殺的那根筋。更令我佩服的是，談判專家不掌握任何資源，他卻敢做任何承諾，拍着胸脯打包票，說的跟眞的一樣，讓你不由不信，要是不信你就得罵自己喪良心。終於，自殺者淚眼汪汪地放棄了尋死的想法。到哪裡去找勸人絕招？一句話，沒有。有捷徑倒是奇了怪了。

《大時代中的插曲》

許定銘

醉書亭

福建龍岩人丘絜絜（一九〇九至一九六七年）一九三九年起定居新加坡，任職教師，業餘從事創作，曾出版詩集《昨夜》、《駱駝》、《生之歌》及小說集《播種者》、《榮歸》、《學府風光》、《在大時代中》、《沉滓的浮起》……等多種。如今大家見到的《大時代中的插曲》（香港創墾出版社，一九五四年）是三十二開本，一〇五頁的小書，收《新客》、《搬家》、《加薪》、《迫害》、《他瘋了嗎》、《邂逅》、和《大時代中的插曲》七個短篇。寫的是戰後新加坡生活的苦況：居住環境、工作、生活……全都是勞苦大衆的生活寫照。作爲書名的《大時代中的插曲》，是書中比較長的一篇，寫黃葵、黎明和李嬌三個青年，戰後從各地回到新加坡追尋新生活。他們做過小生意，當過白領，最後到學校裡當教師，卻受到一心辦學店的「頭家」愚弄，最終決意回祖國建設。丘絜絜在小說裡訴說了當時一般華僑青年對南洋當地的不滿，及愛國情緒的高漲！

「創墾出版社」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出版純文學創作的重要出版社，出過曹聚仁、李輝英、南宮搏、彭成慧等人的創作，出過文學期刊《幽默》和《熱風》，想不到還出過像丘絜絜這樣新加坡作家的書。翻開《大時代中的插曲》的版權頁，見「創墾出版社」有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的社址，見證了「創墾」兩地關係。

《大時代中的插曲》

婚姻計算器

文若溪

文化什錦

內地《新婚姻法》出台後，關於財產和婚姻這個話題更加衆說紛紜，「婚姻要不要算計？」當作了一個話題、一個主旨，衝擊了很多人的內心，放在婚姻這個載體上衡量。電視節目裡關於這個話題的正反方各持己見，或支持新的法律，或表示對婚姻的所謂保障、安全的某種擔憂。

其實，每個婚姻裡的男女都是不一樣的，又怎麼能說一紙千篇一律的法律能權衡得了的？它的制定、變化只不過是人類群居制定的秩序而已，怎麼能併入婚姻的內容呢？所以，變與不變對於認眞對待婚姻生活的人來說，倒不是本質的問題。

但在婚姻這塊地裡所引發的財產糾紛，是是非非委實存在很多，實際上一旦婚姻存在着「計算」這些財產時，婚姻已不是正常存續的狀態了，財產反而成了橫亘在婚姻男女之間相依相偎的障礙物。其實，關於婚姻裡的財產，譬如房子、車子、一系列生活舒適的設施，這些只是提供了一個婚姻的舟楫，這裡的「有」和「無」、「多」與「寡」，並無實質的區別，也許，唯一區別的就是婚姻之舟起航之時的輕鬆與否而已。

婚姻其實是個共同投入力量、彼此需要時互相取暖的東西，很多時候，人們容易把它與錢相關聯，聯想出必然的聯繫，譬如說名人、有錢人婚姻易解體，似乎是因爲財產的爭奪而讓感情變了味，讓婚姻解了體。其實，也許有錢人相對普通人易解體的原因恰恰只是因爲，能力強的有錢人、名人有時並不需要婚姻這塊地來互相取暖，一樣能過得很好，而普通人婚姻存續，生活尚且艱難，何況解體後獨自前行呢？所以，當把相依相偎的努力耕耘放進婚姻時，情自然就濃了，錢財只是一個婚姻的輔助而已，根本不會威脅到它的存亡。

與其說婚姻需要「計算」，倒不如說婚姻本身就是一個計算器，在這塊地上，婚姻裡的人放進了什麼，它自然會計算出什麼，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婚姻不是一勞永逸的避風港，也不是可以任意踐踏的「殖民地」，在這塊地裡，只有做了主人，獨立辛勤勞作，才能擁有自己的成果，不怕別人摘果、棄果，把所謂的「安全感」寄託在別人手中。

不管我們如何美化了那些感情的美好，也不管我們在愛情或是別的基礎上如何憧憬婚姻的藍圖，我們不得不承認，婚姻是個很瑣碎的一日三餐，有風雨、有太多的想不到，有時不由得不計算貢獻率、計較得和失，但無論如何都不需要「算計」，也許那些「計算」只是一種交流方式，一個平衡的槓桿，但與「算計」卻有着本質的區別。

所以，如果步入婚姻裡的人眞正用心對待了婚姻，那「婚姻法」的變化與否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需要「計算」的不是如何爭奪什麼，而是自我如何耕耘了婚姻這塊地吧。

所以，做個婚姻裡與時俱進的農人，而不是墨守成規的「守株待兔」者，把婚姻當作生命的一部分血液，注入愛，誰又能輕易分離生命？製造出那麼多的離愁紛爭、愛恨情仇呢？

另一隻眼看《西遊》

劉陽

文史叢譚

都說唐僧師徒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而終不改悔，體現了百折不回的堅毅精神。果眞如此嗎？我感到，可以從某種程度上來重審這個美麗神話的眞相。

那是偷吃人參果一段。人參果，又名萬壽草還丹，近萬年方可品嘗一個，吃後能活上四萬七千年，「盡是長生不老仙」。唐僧起初不敢吃。孫悟空架不住八戒攛掇，去園裡偷偷打來三個分與沙僧同享。由此引出大鬧五莊觀的故事。最後請來觀音，兩家才盡釋前嫌，人參果重又送上桌，「唐僧始知是仙家寶貝，也吃了一個，悟空三人亦各吃一個」，杯酒言歡。

看到這裡，我們算得一清二楚：唐僧吃了一個人參果，悟空八戒沙和尚每人吃了兩個人參果。豬八戒吞得太快，來不及嚼出味道，可能消化得不好，但畢竟總是吃下肚子去了。後果是：唐僧可活四萬七千年，悟空三人則可活九萬四千年，四人都吃成了「長生不老仙」。

這意味着什麼呢？你可能說，幾萬年後，四人仍還是會死的！但何謂「死」？死，是相對於生而言的，只在人、也就是百年凡人的生命意義上有效。如果承認這點，那麼，長生不老，便等於不會死了。秦始皇求仙問藥，不就是害怕死亡嗎？

進一步追問，長生不老，是說在養生保健意義上不會死、還是說當遇到可能致死的外力時仍不會死？吳承恩的回答是兩者兼具：「有緣吃得草還丹，長壽苦捱妖怪難。」這就是說，服下人參果，師徒四人已不會輕易死於妖怪之手，一種先驗的神性色彩儼然被賦予他們了。

於是，那後面逢凶遇魔的一幕幕「我哭豺狼笑」，便顯得虛假——唐僧被縛波月洞：「我已是該死的。」被吊盤絲洞：「我命休矣。」被困無底洞：「救我命啊！」落入妖怪之手的他第一反應總是死，卻爲何偏想不起自己曾吃人參果、妖怪殺不死他？三個徒弟時不時誤以爲對方眞「死了」，頗有點滑稽。

也於是，《西遊記》便講述了四個不會死的人前往西天取經、一路上雖險象環生，卻總能最終憑不死優勢而搞定的故事。取經的八十一難，對一群長生不老仙而言失去了意義。因爲，「人定勝天」，有資格勝天的只能是平凡人。一個長生不老者，還有何必要再去與天競勝？由此而來的堅毅之類美名，原來竟是以先天優越性爲保障的。這讓人想起存在主義小說《人都是要死的》，長生不老的福斯卡那隻永不會腐爛因而令女友倍感害怕的手。福斯卡騎上白龍馬，大概也不難上西天見着佛面，可前提是他和唐僧師徒一樣，都隱隱然失去了人的氣息。

取經是一種啓蒙，取到眞經，是爲普度東土大唐芸芸衆生。在這部小說中，偷人參果那段基本屬於師徒四人聚齊後的首次公開集體亮相。事情的尷尬在於，啓蒙者是一群從開始就生死不愁、凌駕於凡夫俗子的神化精英，他們的取經，從姿態到路線都和大衆劃開了身份界限，走到了神的那邊強化着神權，而渾不似普羅米修斯盜天火，堅決站在人類這邊反抗神權。爲何取經者可以榮獲長生不老的人生專利，讀經者身而爲人的權利總要比取經者低上那麼一檔次？

因爲啓蒙者沒首先放下優越的架子，也對自己進行自覺的啓蒙。唐僧竟會上兩次同樣的當（被白骨精與老鼠精變化的弱女子所騙），竟會兩次趕走悟空（打白骨精與打劫財強盜），至於三個徒弟，從頭至尾，形象脾性都是一貫的，懶的一路懶到西天，躁的也一路躁到佛祖蓮花寶座前，天遙地遠十四年，啓蒙在他們的心性上彷彿沒留下一點痕迹，一切都是決定好了的。一心只意在啓別人之蒙，卻絲毫無意啓自身之蒙，所以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神性狀態是與啓蒙精神相違的。

眞正的啓蒙使命，只能由走出神性及一切權威變體的個體本位來理性地完成。啓蒙者需先拿理性的碱水把自身個體澆灌清楚，回到和別人平等的常情常態中，然後才有可能播自由於其他個體。否則，啓蒙者獨享人參果而與天不老，被啓蒙者卻永遠只配守着粗茶淡飯打發日子，這豈非在告別神性政治之後又落入了另一種特權統治？這難道不依舊放逐了自由和理性這對啓蒙主題詞？奮起千鈞棒澄清玉宇，篳路藍縷啓山林，自有一種崇高光焰在，但根子上仍難以保證啓蒙成功。道理很簡單，神性特權一經預設，便是站着說話不腰疼。你可敢把吃下去的人參果吐出來？你倒卸去永垂不朽的錦斕袈裟試試看？

我終於開始明白，何以世上有《西遊記》，還會有《後西遊記》。前者取來了眞經，被後者認爲不夠，眞經尚須眞解配，方見出啓蒙之效。於是，又冒出個唐半偈，和孫小聖、豬一戒、沙彌挑擔牽馬，再度往西天而去。比起《西遊記》的奇幻瑰麗來，《後西遊記》的故事要沉悶得多也平民化得多。不過，總歸是意識到了首輪啓蒙的不足，爲此而願意腳踏實地重新來認眞嘗試，這很好。

忽然又想到，《後西遊記》的無名氏作者長在清朝。那時已有「二西」之說，其中之一即西域佛教。還有西方大道呢。眞想再續一次唐僧取經的有趣故事，讓師徒四人去一趟洛克盧梭康德們的故鄉。

土耳其羅馬遺跡（攝影） 李波

明代雕版印刷藝術展

馮進

域外漫筆

筆者所在大學畫廊今秋有個大型活動：明代雕版印刷藝術展，還取了個雅致的名字叫「書林集粹」，因爲古代書商都集中在城市的某處，自稱「書林」或「書坊」，希冀爲商家添幾分書香——現在北京的琉璃廠和上海的南京路就保留了這種歷史的餘韻。展覽開幕前，我早已收到裝幀精美、圖文並茂的一本小冊子，介紹中國印刷術發展的簡史，譬如碑刻拓片如何操作、蔡倫怎麼造紙，並附有明代印刷精品的圖片。其中的一些小常識也引人入勝，例如，雕版工喜歡用梨花木和棗木，因爲前者的質地軟硬正好而後者紋理適宜；一套雕版刻成後可以印刷多本書籍，如果一種書不再出版，印刷商有時收藏雕版，有時和其他商人互換，還有的把字面模糊泯滅的雕版低價轉賣給小本經營者，林林總總，讓我悠然神往。

展覽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五點開幕，正好碰上大學董事會開會，又是「家庭周」，有學生的父母家人來訪，所以招待會格外紅火熱鬧，點心吃食也分外高級、特別，像蘆筍（asparagus）餡春卷、油炸洋薊（artichoke）丸子，以及泰式雞肉串等，深得東西交融的精粹。除了軟飲料，學校還免費供應啤酒和葡萄酒等酒類，更加增添了喜氣洋洋的慶祝氣氛。

走進展覽大廳，迎面看到的就是一個個擺放整齊的精緻木展櫃，一米高，一米見方，頂部鑲着玻璃框，裡面陳列的就是我校從美國「唯二」收藏明代印刷品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借來的展品（另一處是哈佛大學）。四、五百年前排版付梓的書本，依舊字跡清晰，圖案生動，彷彿歲月的流逝從未留下過痕跡。這些線裝書包括當時民間重視的養生書卷圖譜，推廣儒家倫理道德的《列女傳》圖文，宣傳佛教經義的通俗圖像本，老百姓愛看的繡像全本通俗小說，例如《三國演義》，也有明代劇作大家如湯顯祖等人圖文對照的劇作像《牡丹亭》、《西廂記》等。劇本的插圖線條細膩，描摹傳神，舞台背景、服裝面目的細微之處，大約當時在茶館劇場聽戲的觀衆也未必能享受到呢。

除了這些或套色彩繪、或靛青墨色的書卷展覽，本次藝術展的另一大看點是我校從揚州雕版藝術博物館邀請來三位藝術家，現場示範，讓大家親眼目睹雕版印刷的過程。這三位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揚州雕版藝術的傳承者，國家認可的大師級人物，一位擅長書法，一位專攻雕刻，第三位則精於印刷。他們身穿灰色的中式對襟衣裝，坐在工作台後面，聚精會神地當場操作。書法家一手簪花小楷，秀麗剛勁；雕刻家胸有成竹，運刀如風；印刷家塗抹印刷，一氣呵成。

美國觀衆看得驚嘆不已，如痴如醉。三位師傅也懂得和觀衆互動的道理，書法家用預先準備好的空白硬紙名片爲他們寫下中國名字；印刷家用帶來的雕版印製《論語》中的《學而》第一篇，十六開的宣紙，左邊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的中英對照文字，右邊是孔夫子的圖像，拿到這個禮物的大人孩子都興奮不已。我校的圖書館長看得津津有味，英文系的一位退休教授則說要找人把書頁裱糊起來張掛家中。

畫廊主管說，這個準備了兩年，中美各方面經過無數輪談判斡旋終於成功的展覽，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能夠讓古老的中國文化在美國中西部的小鎮一展風采，讓各階層的美國民衆了解中國，欣賞中國，眞是功德無量啊。

鮮美沙蟲

陳培棟

飲食男女

沙蟲屬腔腸類動物，其體呈長筒形，很像一根腸子，形同蚯蚓，體長約十至二十厘米，且渾身光裸無毛，體壁縱肌成束，每環肌交錯排列，形成方塊格子狀花紋，所以被稱爲裸體方格星蟲。它生活在沿海灘塗一帶沙泥底質的海域，漲潮時鑽出，退潮時潛伏在沙泥洞中，以蠶食沙粒等爲生，故名沙蟲。我國北部灣沿海的湛江市和北海市出產的沙蟲以個大肉厚、品質上乘而著稱。

沙蟲，其名不美貌不雅，但其營養、味道及醫藥與食療價值都不亞於其他名貴海產珍品，因而素有「海灘香腸」的美譽。沙蟲肉質脆嫩，味道鮮美，營養豐富，富含蛋白質、脂肪和鈣、磷、鐵等多種營養成分，特別是味道，還勝過海參、魚翅。因爲海參和魚翅本身沒有什麼味道，故烹飪時一定要加雞肉或瘦肉等配料，否則就索然無味。而沙蟲具有鮮美味道，不必加別的配料，單獨乾吃或鮮食都很有特色，當今是賓館、酒樓食肆的名貴佳餚。沙蟲還有較高藥用功效和食療價值，據藥書記載，凡有骨蒸潮熱、陰虛盜汗、肺虛咳喘、胸悶痰多以及婦女產後乳汁稀少等症狀，最宜食用沙蟲；對於肺癆咳嗽、神經衰弱、小兒脾虛或乾燥等症，用沙蟲加薑片煲瘦肉湯飲服有療效；因沙蟲滋陰補腎，小孩因腎虧而夜尿頻繁者，煮沙蟲粥吃可獲良好療效。所以沙蟲是老少皆宜的營養滋補及食療佳品。許多遊客到湛江、北海旅遊，少不了吃沙蟲和買沙蟲乾回家煮湯或饋贈親友。

新鮮沙蟲的食法，首先用剪刀把沙蟲剪開，然後用牙刷刷裡面的沙，千萬不要濕水。然後把鐵鍋燒紅，放一點油，不能多，把沙蟲放到鐵鍋裡面用小火乾炒，當沙蟲有點捲的時候就用筷子把沙蟲取出。快速用水洗，跟着就放在水裡泡，還是會有沙子沉底的。煮湯或者煮粥的時候，把沙蟲撈出和泡沙蟲的水倒到湯裡一起煮，小心把碗底的沙子隔出，這樣就可去掉沙子。

如果是沙蟲乾，一定要先把沙蟲剪成小條狀，用鍋炒過，不能下油，炒時要不斷翻動，聞到有一點焦氣夠火候時就夾出來，放入清水裡泡一會，這樣既可以把沙子清除，又可以將沙蟲本身的香味炒出來。沙蟲乾製後，炸、炒、燉、燴、煮湯均可，煮湯白如牛奶，味極鮮美，且濃度大，有「天然味精」之稱。

月下南屏

江志偉

天南地北

這是張藝謀、鞏俐當年聯袂創作出轟動世界影壇的《菊豆》影片的一座皖南古村落，這是「世界文化遺產地」安徽黟縣的一個特色獨具的「迷宮村」。它的村名很容易讓人想起「南屏晚鐘」這個歌名，其實它的名字是來自村後的南屏山的緣故。它，就是我曾有幸月夜下榻過的南屏村。

我下榻的村中這戶古民居，竟然有個「抱一書屋」的雅名。一打聽，卻原來是當年享有「江南十二家」盛名的徽商巨賈李宗媚創辦的私塾宅院。在主人家木樓上古色古香的八仙桌旁用罷農家樂土菜家宴，猛見得一輪山月就斜掛在了山邊。那是一輪圓圓的滿月，這才想起今天正是中秋節呢。於是一陣激動，就踏起碎步，蹣跚着，沿着村中小巷裡的石板路，走進月光下的南屏村……

來到村口的鄉場，月光如水，光閃閃地潤遍了遠山、近樹、村落、鄉場，讓人頓覺陷入童話般的夢境，朦朦朧朧，恍恍惚惚。就想起久居城市的自己，面對這輪久違多時的山月，竟然是那樣的陌生、那樣的好奇，我甚至難以想像到：人世間的月亮，其實也是可以如此咫尺地與人們親近！於是，就有了幾分醉意地感悟到：賞月，賞月，最妙之處在山鄉啊！

月色漸濃，屋影漸濃，那南屏村的「七十二條小巷、三十六眼水井、八座祠堂和三百多幢成套古民居」，全都沉浸在銀白色的月光裡。就看到馬頭牆的倒影了，影影綽綽，有滋有味地講述着南屏春秋；就看到三眼井裡的月亮了，晃晃蕩蕩，有聲有色地傳遞着歷史的回音；就看到「步月」、「水環月拱」、「清風明月」的門楣題字和「兩江春水當門繞；一色天光入戶來」的楹聯了，幽幽雅雅，有韻有律地描摹着古村的月亮情節；就看到張藝謀的「老楊家染坊」了，巍巍然然，有古有今地鏈接着南屏與世界……

藉着月色，沿着小巷，不覺來到「菊豆飯店」的門前。但見裡邊人聲鼎沸、酒濃菜香，一桌桌食客們藉着自天井射下的月光，在把盞交談，在大快朵頤。好客的主人將我迎了進去，寒暄過後，非要讓我也與那些正在聚餐的、今天已經結束寫生南屏實習的、明天就要返回學校的美術學院的師生們一塊，同嘗南屏月餅，共品菊豆美食。這才發現，這已經年近七旬的葉姓飯店主人，不僅好客，而且健談：談鞏俐如何喜歡他家的家常菜，談張藝謀何等誇讚他女兒的裁縫手藝，談村中的土木匠怎麼受到張藝謀的賞識直到現在還在跟着他做布景道具，談影視拍攝、學生寫生等「藝術經濟」現象給古老的南屏村帶來了新活力……攀談，攀談，不覺月上中天，連忙起身告辭。孰知主人卻非要與我一塊踏月同行，拋來的理由卻是「這迷宮村的小巷，我們白天都要走錯，更何況是您這遠來客、月歸人呢」。於是，我們就這樣一前一後地身披月光上路，踏響的腳步在深巷中傳來陣陣回聲。我不知道他是否因爲剛才的酒席上已經有了幾分醉意，還是因爲現在的月色如鉤鉤出了他的幾分詩情，走着，走着，就約略覺得有幾行帶着酒香的詩句，在銀白色的石板路面上平平仄仄地流淌，那定是前邊的奔七老人觸景生情、夢迴童年地人生閃回了，隱隱約約聽得出是一首古老的南屏童謠：「門光光，門光光；開開門，大天光……」

握別葉老，緣木梯，上西樓，發現我的床鋪上竟然也已經是一床月光了。頓覺得月色撩人，毫無睡意，乾脆打開筆記本，按鍵，打一行濃濃的、淡淡的、深深的、淺淺的文字——月下的南屏村……